

## 民主教授樊弘

张涛



▲樊弘(第二排右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排左起:邓初民、翁伯赞、谢觉哉、李木庵、范文澜、王学文;第二排左起:张志让、胡绳、阎宝航、侯外庐、樊弘;第三排左起:陈伯达、吴觉农、钱端升、艾思奇。

## 进步学生口中的“民主教授”

“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一个月,即1948年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也是华北学联成立的日子,北大学生会决定在北大举行纪念大会。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揭露国民党召开“国大”、操纵会议的真相。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3位教授不理睬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冲破重重阻力,抱着永诀家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毅然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3位教授来到位于沙滩的红楼北大民主广场上,作救国救民的讲演,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台下群情振奋,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鼓掌叫好,一呼万应。

北平当局如临大敌,派出数千名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阻断交通,许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圈以外。许多青年学生受了他们的影响走上革命之路,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3位教授被青年进步学生们赞为“民主教授”。

在纪念大会上,3位民主教授分别发表了讲话,激烈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樊弘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

##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战争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即将

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逐步实施包围,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及其城工委员会,为筹备可能召开的新政协,邀请平、津地区的代表性人物,樊弘、许德珩、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通、徐悲鸿等赴西柏坡协商,后来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为了各位民主人士的安全,暂留北平,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

1948年底,国民党见大势已去,准备将北大南迁。樊弘和楼邦彦教授等公开演讲,积极反对南迁。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的南迁计划破产。此时樊弘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大校长胡适,他回忆:“当时希望胡适校长不要出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希望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作一些贡献,并到胡适家苦劝其留下。但最终胡适没有听从劝告,还是离开了北大。”至此,他与胡适的情谊也终结了。

1949年1月26日,留在北平的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薛愚、楼邦彦、

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名义发表了《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

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各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常年的战乱,已无粮食可言,傅作义将军派人将樊弘送来面粉两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9年2月,今收到傅作义将军送来面粉两袋。”

## 共产党的老朋友

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央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与樊弘握手时,连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家”,之后他又多次接受周恩来的宴请,并受邀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授经济学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樊弘出席并担任财政经济组副组长(章乃器任组长),会后受邀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樊弘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会后

不久,他就因病卧床不起,1988年4月18日,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

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聂荣臻、胡启立、许德珩、严济慈、费孝通、雷洁琼等参加悼念并送上花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等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樊弘遗体诀别,首都经济界、教育界200多人以及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参加了樊弘先生的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刊登了悼文,给予他的一生很高的评价。

2019年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由全国政协主办,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撰的《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纪念册》中,收录了全国政协7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活动,并于2019年发布,同时还为我及家人寄来了两套,以纪念樊弘先生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的贡献。

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也是樊弘先生逝世35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老朋友。

(作者系樊弘先生亲属、成都市政协委员)

书,对今后人生道路有好处。让这位干部感动不已,至今铭记在心。

## 局长的专车成了公务用车

李文汉一生严于律己,带出了好家风。在平时与他的交谈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通达乐天,对人充满善意。然而,对自己的家属、子女从严要求,从不利用职权图便利、谋私利。

20世纪70年代末,上级给他配了一台伏尔加小轿车,他明确告诉家人和子女,这小车是党和政府配给我的,你们不能坐。他的妻子有眼疾不方便,始终坚持走路上班,从不沾他的光,子女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局里其他领导乃至一般干部有公务急事,谁都可以坐。机关干部笑着说,文汉局长的专车成了公务用车。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刮起知青回城潮。已下乡到江西省星子县3年多的二女儿找爸爸交谈,也想回城。他却说,你在那里挺好,哪里的水不养人?二女儿二话没说,立马返回知青地。靠自己的努力,扎根农村,奋斗基层,当过知青排长、法官、县妇联主席,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县人大常委副主任的领导岗位。

二女儿在国有企业下岗后,有人建议她出面过问一下,李文汉回答说,老百姓的子女可以下岗,我的女儿也不能搞特殊化。二女儿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打过工,摆过地摊儿,做过家政,夫妻俩患难与共,勤俭持家,把子女抚养成人。开始,二女儿对父亲有些怨言,后来,也渐渐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敬佩父亲。

李文汉经历得多、见得多,在他55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向组织上主动提出,不当局长,腾出位子,让年轻人干。

作为他的老部下,在痛失老领导之后,写下此文以追思的方式,告慰老领导。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九江市政协委员,九江市政协原副秘书长)

## 鲁迅和谜语

吴吴军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鲁迅从小就非常喜欢谜语,小时候的夏夜,鲁迅总是喜欢躺在家门口的大桂树下的小桌子上,他的祖母摇着芭蕉扇,教他猜谜语。后来,鲁迅到绍兴乡下安桥头的外婆家,结识了一些少年朋友,他就常和他们在一起猜谜语。后来,时隔多年,鲁迅还在他的小说《长明灯》里描写了儿时的猜谜乐趣。

鲁迅还经常幽默地用谜语来写信、题书名和笔名。1933年6月20日的晚上,鲁迅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这样写道:“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段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里说的“虫二”就是一则非常有趣的谜语。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杭州饱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就在这里信笔题写了“虫二”两个大字,这两个字就是一个谜语,暗中隐

藏着“风月无边”的意思。鲁迅借“虫二”这个谜语隐藏的“风月无边”之意味讽刺林语堂编的《论语》杂志里都是谈风月的小品文,这些谈风月的小品文很是无聊。

另外,鲁迅写的《且介亭杂文》这本书中的“且介亭”三个字也是一个有趣的谜语,隐藏着“半租界亭”的意思。当时,鲁迅住在上海的闸北,那里虽然不是租界,但是,洋人在这里却霸道而跋扈得如同租界的亭子间里,鲁迅把在这“半租界亭”里写成的文章汇编成一本,这本书取了一个《且介亭杂文》的谜语式的书名。

鲁迅还有不少谜语式的笔名,比如他的笔名“华国”就是一个谜语式的笔名,这个笔名隐藏着“当时中华是个大监狱(围)”的意思,借此来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

## 洪深怒斥汪精卫

刘兴尧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1938年初春,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乍暖还寒,春寒料峭,一天,国民党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一次抗战形势座谈会,出席者都是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的社会名流,当时洪深正在武汉演出抗战戏剧《飞将军》,是写抗日空军的戏,此戏激励了很多空军将士奋勇杀敌,血洒蓝天。因此,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负责人,他和金山也应邀出席。

当时抗战的形势不明,但不容乐观。很多人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的,尤其是参加座谈会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大会邀请他发言,他先说了一通什么形势吃紧之类的乱七八糟的话,又说当前抗战形势怎么怎么危险,多地都要沦陷,盲目抗战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作为国民党副主席、副总裁,这汪精卫的讲话简直就是说别抗战了,投降吧。

一听到副总裁这样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傻了,但是由于汪精卫是国

民党高官,因此大家敢怒不敢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我对汪主席的讲话有意见!大家的目光定格在一个学者模样的人身上,这个站起来怒斥汪精卫的人就是洪深。

洪深以演说家的姿态驳斥了汪精卫的亡国论调。并且他逐一批驳,有理有据,把汪精卫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洪深不但是导演,还是戏剧演员,他的口才是不容置疑的,他一边批驳,一边鼓动,把在场的观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抗日的热血开始燃烧,参加座谈会的人抗日热情都被点燃了,大家高呼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汪精卫一行一看形势不妙,赶紧溜走。

洪深的风采深深感染了在场的群众,大家纷纷跑过来和他握手致意。主持人一看场面已不可控制,只好仓促宣布散会,金山唯恐洪深因得罪汪精卫而出事,赶紧拉着他回到演出队驻地。

## 赵朴初诗祭周恩来

顾燕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赵朴初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赵朴初曾说:“1952年周总理要我到北京来。1953年我就到北京,1954年把家搬来。这以后和周总理见面机会多起来了,谈的多是宗教方面的事情,有些外宾与佛教有关系的,周总理就叫我去参加,如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努就叫我去陪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赵朴初得知后大哭了一场,写下了《周总理挽诗》:“大星落中天,四海波倾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殚身,忧勤损龄步。相业史谁传?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驾骀姿,期效铝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赵朴初回忆了与周恩来的交往,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赵朴初写下《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转瞬周年矣。念年前、伤心情景,谁能忘记?缓缓灵车

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贻公无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尽是颀民意。愁鬼域,喜魑魅。古今相业谁堪比?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雪侮霜欺香溢烈,功德长留天地,却身与;云飞无际。乱眼妖氛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既表达了赵朴初对周恩来的怀念,又表达了粉碎“四人帮”的畅快之情。

1986年1月,赵朴初作词一首,《折桂令·为周总理逝世十周年作》:“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弥天,哀歌遍地,国碎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神州风翥龙翔。一瓣心香,祭告忠良。”彼时周恩来逝世已10年,但赵朴初对他的思念却一直没减。

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1996年有关部门筹拍电视艺术片《百年恩来》,他们恳请赵朴初为该片题字。赵朴初当时虽然已90岁高龄,仍欣然命笔。

## 黄永玉赠画贺敬之

郑学富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贺敬之文学馆珍藏着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一幅画《瑟人病梅馆画意》。画中几棵梅枝纠缠在一起,枝条形状各异,以墨的浓淡区分前后层次,将梅枝的虬曲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花以没骨法描绘,用或浓或淡的红色随意点染,再加上枝干的点点绿意,充满勃勃生机的春天气息跃然纸上。一位梳着长辫、身穿长袍的园丁,手持锄头,望着竞相怒放、千姿百态的红梅。题识“辛酉年春日为柯岩敬之嫂兄写瑟人病梅馆画意,黄永玉于三里河”。铃印两方:“永玉”“黄”,左下铃闲章一枚。

《瑟人病梅馆画意》是专为贺敬之、柯岩夫妻所作,创作于1981年春天。1953年,贺敬之与柯岩结婚,被称为“诗坛伉俪”,相濡以沫,珠联璧合。1977年,贺敬之出任原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2月,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创作和落实政策工作。在此期间,他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在文艺战线上的方针政策,为长期蒙冤的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排除各种干扰,拨乱反正,整顿和繁荣文化艺术事业。

黄永玉此时赠画贺敬之,是借龚自珍《病梅馆记》一文之义。借古喻今。龚自珍的散文《病梅馆记》采用小品文样式,运用以梅喻人,借题发挥、托梅议政的曲笔,透过植梅、养梅、品梅、疗梅的生活琐事,由小见大,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正如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所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81年,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人们纷纷冲破思想领域的藩篱禁锢,迸发出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黄永玉援古证今,托物言志,体现了他对贺敬之恢复工作后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正本清源、推动文艺繁荣的由衷赞叹,也寄予了深深的期望。时至今日,观者仍能从中受到感染和鼓舞。

## 他从政协走来

——怀念老领导李文汉

王龙宝

实党和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他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企业,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全市抽调2000多名干部组成对资改造工作队和5000多人组成的宣传队,形成全市对资改造的强大声势。1955年10月,全市私营企业参与户数达到55.5%,产值占50.8%,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与此同时,他向市委提出建议,采取三种实质性的措施,一是通过“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确定工商业者合营后的工薪和利润分配;二是通过政协、人大及企业董事会等组织,安排一定的“席位”,使他们感到政治上的信任,增强了接受改造的信心和决心;三是他们当中培养一批先进分子,以带动全市工商业者更好地接受改造。不少工商业人士感动地说,共产党的政策得民心、暖人心。

1956年1月21日,第一届市政协在烟水亭人民影剧院前广场组织召开了全市工商界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九江对资改造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受到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表彰。

## 藏书、说书、赠书

李文汉一生爱书,视书如命。他弘扬人民政协认真学习的好传统,藏书是他的爱好,说书是他的乐趣,赠书是他的人品。

但凡到过他家的干部,对他的书房都感兴趣,各种书籍琳琅满目、一应俱全。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到世界名

政协记忆  
ZHENGXIEJIYI

我的老领导李文汉,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总在眼前回闪……始终挥之不去。他生于1930年4月,1949年4月,随军南下到九江。曾担任第一届江西省九江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2022年10月13日上午,安详地走完了他93载不懈奋斗、奉献的一生。

## 第一届九江市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11日,政协江西省九江市委员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大会选举李文汉同志担任第一届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2021年6月30日,经过一年的筹建,九江市政协文史馆正式对外开放。他作为唯一健在的首届市政协领导,听到消息后,激动不已。虽已92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大事、喜事、盛事,是献给党的百年华诞的一份厚礼,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一座丰碑。在解放初期,人民政协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稳定物价,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